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八

陵廟

陵廟疏

商輅

臣等仰惟 太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
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盖先帝全夫婦
之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
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 皇上全大
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
竊惟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 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與先帝同等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始考諸古協諸
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
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
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
帝所以號為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
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
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
稱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
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

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拂前美況千秋萬歲之後今 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承乂之後并美無窮藏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深願也

陵廟疏　姚夔

昨臣等議得今 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祔於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徼奏未賜允納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

儀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廟禮儀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
可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六宮奉事先帝自始
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
爲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發未嘗
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
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先
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
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

禮令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
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
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
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
之慼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
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
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
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
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
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

于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
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不以恩掩
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是以義成恩
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即
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
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必當轉移耳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
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
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怨而　陛下

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
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
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
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
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
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
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
則不然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
日祔於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
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　宣宗時已背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文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經則是不合經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背同此愛戴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

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遂失天下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歆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廟制疏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

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遽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

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郊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是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已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

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始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顔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

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郵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 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

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　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睹之孰無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

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
巳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
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
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容遞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
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遂偏別
享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
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
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
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于

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同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説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巳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巳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説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説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則所謂下祔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

宗之失否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强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埀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以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埀萬世之法也臣請以歷

代群臣議論之是非得失有可鑑者條列於左宋神宗治
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
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
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
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
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
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
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廟而藏夫
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

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衷詔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禮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契稷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溯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甚矣盍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

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
併廢祖功之大禮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
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
之爲太祖契稷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
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
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
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於古殊制古者每廟
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
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
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

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其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聞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於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

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高帝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請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等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園邑晉則范宣等議群臣皆謂宣帝爲太祖

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爲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

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謂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辯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契稷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

亦同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殛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君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毁之廟不立也宋既躋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毁之廟而又躋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

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緣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祐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治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例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

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强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名實尨乖累三代以来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議於終古若非安石其誰與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

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歷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為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爽矣倘以此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為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遺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闕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輙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

志強辨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后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蹤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董棻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暨紹熙五年寧宗即位以卿曹三復言如普棻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以因大行祔廟之祭定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未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

郎胡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别建四祖殿於太祖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别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别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别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别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毁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

位其棟宇儀物必不如太廟之盛是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群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强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惻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

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況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之尊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為此說但以太祖創國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　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

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
祭而祭之不可以一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
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
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
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
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
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
故而順祖以下至於英宗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
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
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

頌也孰若厥義仲思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所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若不可然皆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　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

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嘗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擬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　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强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棟桴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

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其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戾古而請更之文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人又皆謂其不

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甚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夫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地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禮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載記是有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莫援安石故事文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於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視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

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晉信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
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
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
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後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循後稷公
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
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
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
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意者以祖
有功乃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

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
群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
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
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
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
恩之説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
説而盡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
不暇詳與其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
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
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

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為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知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焉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為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為不當祧

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僖祖無功德亦不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已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綱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約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説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以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己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察

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為太祖仲等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僭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為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為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也然則後立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遊聖變古所見甚高於世俗之儒耶顧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夫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劉取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

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順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心獨安石與順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順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是非頤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尚奏僖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爲生聖孫順天應人以字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盖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

太祖之故而必使之據於僖祖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蓋所謂爲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爲生聖子且撫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自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其

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禘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太宗立廟即能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還太祖主於初

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
中二年因顔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
之位祭畢仍藏夾室歷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
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寮議
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毁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替
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舊藏主夾室
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
當藏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
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説固含
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厭則

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矣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為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為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

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綦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文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綦之說哉綦固謂韓公禮樂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

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已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意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議契稷而爲始祖也較然矣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 德祖而以 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漢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祧廟疏　倪岳

臣等竊惟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追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此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

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莊憲莊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延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勑奉遷官於祔葬畢日詣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

乎與禮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九

祀典

孔子廟祀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禮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

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拠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鞂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

子則各自寘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義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

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
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悖其源唯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滄海也
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
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
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襍
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難更僕不可盡也
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
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
公望周公暨稷契夷齊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

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道祀則自天子下達茍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因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郊祀議　　丘濬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

止對六經言天父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尨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

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
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
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
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
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
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
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
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
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
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

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為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蜡祭議　丘濬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其更曰嘉平漢從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

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相為始終當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珝

竊惟唐虞三代特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

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鎭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須神功德正　詔書所謂瀆禮也非祖宗之意況神不享非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岳鎭海瀆各頒賜一　勅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爲香火之需載在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孔子封王辯　吳沉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逕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

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號曷若尊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

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論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

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郊社議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幷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卽祭法王爲群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竝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

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

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於民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逮至國朝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云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冀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教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為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於正大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巫相

文天祥供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為辨析將加考究以正萬年忘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亦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罹宗社千載可爲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近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

等節來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供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為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雖麗於天故古有

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歳南郊

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

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

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

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

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

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歳以是日遣官詣

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

德祖宗以來每歳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

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橦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橦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

月初叄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橦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橦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傅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著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運雲臺峯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

旨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輙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參爨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

董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過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蜦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蜦蛇乃凡蛇耳豈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

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
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
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
此類也所謂東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岳岱之泰山
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
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
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為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
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皆台
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
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　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

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内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

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皁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傅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刱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攙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撓

按道路毒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
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
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
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
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
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
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
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
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
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

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陵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昔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

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疢戚孫藥罔効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祈特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

慈惠高明上帝仲日九天玉闕總督運神洪恩靈濟仁惠
弘靖上帝逓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
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
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
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
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
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
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
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臣惟皇上帝主宰乎天而允弟茲
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

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
母者即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盖其配也宋
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
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
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
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
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務衛
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務衛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
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
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

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竝受僭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其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

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從為墳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

釐正祀典疏　　馬文昇

載考虞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吾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

源州醫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爲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沁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

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
權宜之道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
都金陵視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
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為
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幷州之鎮在正北我朝
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觀之
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
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
加之帝號只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

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伏乞勑下禮部再加詳考於渾源州恒山舊址脩葺北岳神祠務在不修不隘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庶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悉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

世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監之神不歡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某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竊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悍于攻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妄為異同謹陳愚見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尊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

爲人心得制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爲無補臣嘗考之唐貞
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
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
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
得聖道之傳固矣而併及馬融等祀之何耶臣考歷代正
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免官
繼爲梁冀草奏以殺忠臣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而不拘儒
者之節五經爲之掃地矣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方術嘗
上言黃金可成不驗下吏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其所著
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

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尊祖老莊而范寗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擬以正學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行多不法先儒謂聖爲汚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止於左氏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中貴伐吳之役而盡屠江陵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侑坐孔子臣

不知其何說也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不特是也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子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

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申黨封淄川侯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次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並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

黜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
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臣又觀洪武
年間行人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嘉納其
言而行之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
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
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
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
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大約以
爲僭擬聖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
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

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人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覺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中流砥柱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學制

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
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
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
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
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
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似誠有不可偏廢
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
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二人得加封爵使與衡同
列祀於學宮無乃不可乎又嘗疑焉自唐宋以來以顏子

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邪憲指主德以崇治本竑議讜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説之當息誠行之當踐淫祠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處惟胡文定公之言最是公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其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浼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太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于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

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間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從祀以世變不及遍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所有傳道衞道之功可以繼往聖開來學抑邪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考大儒之定論紊前代之故典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言

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臣等欽奉勅諭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謹按澄所著書及學士虞集所状澄事行益澄自十歳得宋朱熹所註大學熟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於論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期于專務聖賢之學致践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顧得理無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者正孝經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製所以啓大道之室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

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司業稍進時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於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顧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全書用澄所言甚衆錄以講學者無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諸共

事功皆未及遂今若非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
允愜斯文之公議用昭國家之盛典矣

孔子祀典疏一　　張孚敬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
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
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
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顒望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
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
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

諡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借以收譽遂其篡謀也　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皆俗之見也又前有政典當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

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
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
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
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世故以天子而尊匹
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
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
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
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
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
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

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去之義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

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金聲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

始詔用冕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録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當仍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恠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

祀聖人之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

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為之事之以為聖
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
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
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
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覩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
相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
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
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
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從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
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垂千古之式教如儒臣宋訥

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宗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簋全豆十蓋全　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為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吳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

以為十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曾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曾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

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于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

一日自失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洧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

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廢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

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將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闕北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

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
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
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與學士程敏
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
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
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其
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
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
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
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

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

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鼎周王肅又注風角半青班之下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發獄亦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

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用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識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

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婪悖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請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臣竊在漢初說禮數

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葢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得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倘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刑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

門之蕤勝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次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刑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仍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將乎名實相符而不外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至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猶況楊雄實相

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竝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知此子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illegible]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illegible]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

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迄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擬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説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如程子於瑗之生也

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年從祀以瑗為首者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謹錄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勝術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為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

之闕誠足以衞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者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

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考

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旨會議率為沮格不行及

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改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

然則楙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皆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必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

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薛瑄從祀議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苞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苞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殁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

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
能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
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
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為世
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其誠積累
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
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逕於佛老
陰翊孔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
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篤遵軌轍
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 勑下禮部再

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趣向純正累其造詣宋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閑崇報　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基式閭康王之表厥宅里皆此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爲本以綱常爲治自　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雞鳴山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充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

瘞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兼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稔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奉 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語榮於華袞 渥恩貴于壤泉使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祗承 上命切照文龍當宋季爲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門人皆文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瓚以民義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目罵家世敦忠義非肯從胡狗奴求活耶唆都大怒命剮以殉俱載宋史及郡誌凛凛忠言與秋霜而俱厲棠之節與日月而爭光雖宋遭陽九之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真可以愧死於地下此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　勑該部比照廟祀紀信

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
與化府近城爽塏之地暨立一廟共祀陳瓚陳文龍於中
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爲
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肣鄉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
於其土仰廟貌之巍峩覩禮文之豐縟者剛正之氣自勃
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教
夫豈細故哉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
君當大統既成之后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

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欽〃〃太祖高皇帝南京
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
至今死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
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
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
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歎以方之言懲之也臣惟皇祖當
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
丙戌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
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
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下壹將千文等廟後

從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特已合死生者之功而定之矣劉何據而爲此言哉及細讀劉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劉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歷戰苦今勳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陳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

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七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勍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昭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從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焉蓋各以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焉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勍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得勝桑世傑耿再

成胡大海趙得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濟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欽定卽古廟兩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游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供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興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廿八之位次

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
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昭聯青史然皆托
休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寵褒揚其報
尤重故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廡上俎其配
享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將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
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
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
復皆良臣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令配享六人之中惟胡
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亡其桑

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旦之妙非口舌筆墨之所能盡者故令位次參差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傑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啟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甯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以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大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